

风物咏

海岛雪韵

吴春明

雪是从傍晚时分开始下的，这也是进入小寒后第一场真正的雪。雪洋洋洒洒，直到我临睡前依然铺天盖地。

一大早，推开窗，天边刚刚泛白，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银装素裹了，只有远处的大海依然保持着原色。风吹在脸上，呼吸到我的鼻腔里，有雪的味道。是的，雪是有味道的。这味道让我有了激情和冲动，立马全副武装，抓起照相机，在心里喊：走！赏雪去。

我是第一个出门的人，脚下嘎吱嘎吱的节拍，填满了身后一串长长的脚印。爬峰山，爬一段，看一段，段段景不同。俯瞰整个被雪染白的城市、田野、村庄，万物在一夜间富态了许多，真有些“四野难分界，幽径觅无形”的意境。

我调皮地蹬了一脚被雪压弯的树枝，然后飞快逃离，急促中摔了一个四仰八叉，回头却见枝丫乱颤，雪花乱飞，似又看了一场雪。顺势抓起一把雪，揉成雪团丢向远处，可惜对面没有对手再打回来，也就没有了嬉笑和打闹声，脸上、头上、脖颈里也自然没有雪的凉意。只有雪沫在阳光下闪烁，像撒了一地碎银子，这是童年记忆的一次重放。

沟里枯萎的蒿草被寒夜的风裹上了一层冰衣，远处看像一群针良鱼跃出水面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一会儿阳光就会融化它们，针良鱼也会逃得无影无踪。

不远处有几只麻雀在雪地上蹦蹦

跳跳寻觅吃的，或许它们把白雪当作了一地的米粒，无所谓，就当是结伴出来玩耍一番。

谁家的小狗出现在小路的尽头，它在雪地上撒欢，跳跃打滚，又恰是只小白狗，分不清哪儿是雪哪儿是狗了，只是见雪地上有个雪球在欢快滚动。

路旁高高的槐树上有两只喜鹊在嘎嘎叫着，是不是一晚上的雪给它的窝铺上了一层“白绒被”，它在惊讶，在炫耀，在欢唱。

峰顶上那只展翅欲飞的老鹰雕塑，此时也换上了新装。在不同人的眼睛里，它或许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姿态。挂着一身琼花的它，此时更像一只白鸽，嘴里衔着玉树枝丫，正欲飞向千家万户，送去新年的吉祥。

雪下了一夜也累了，此时太阳光也慢慢强烈起来。看雪久了就会产生眩晕感，只能看海。远处的大竹山岛像一位待出嫁的新娘，一袭白纱。分列左右的小竹山岛和车由岛恰如两位伴娘端坐两旁。迎亲的船队已经在庙岛塘扬帆起航，宝塔礁是头船……

相机里已经装满了雪景，心里也塞满了清爽的快感。下山时想，此时如果有条板凳就省事了，像孩时把板凳反过来，骑上去，猛地一蹬，身后扬起一片“大烟泡”。

路上的车和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这让路上的雪也乱了方阵，许多景致瞬间被打破。

公园里，一个雪人已在孩子们冻得

通红的小手里完成，那里面一定藏着白雪公主的童话，也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只有雪花落下来才能讲得真挚动人。

整整一天，雪在不急不缓中恣意地飘着，傍晚时分去海边看雪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雪花落入大海时是小心翼翼的，看平静的水面是怎样一点点吞噬一片片雪花，也挺有意思。远眺，海岸线是一弯白色的月牙，滩上有海浪堆积的一层层雪浪，冰凌也是薄薄的一层。港湾里停泊的船只依然有船的形狀，而拖上沙滩的小舢板，已被雪完全覆盖，远望像一群羊在匍匐吃草。

夕阳沉入海底，天渐渐暗下来，那一盏盏路灯投射下的灯光，像极了舞台上跟随舞者的一束光。灯光下雪如天女散花，梨花飞舞，任你想象那就是一场独舞，是无数精灵演绎的一场没有声音的话剧……此时，我忽然发现海边有一亭，亭中坐着两位老人，他们在煮酒烹茶。有旁白飘然响起——雾淞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……待我走近，那亭已飘至海中深处，似海市蜃楼。

我喜欢下雪的晚上，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，点一支烟，听雪。听雪也是听心，听雪落下的声音，心里会开出一朵朵清幽的雪莲花。有音乐在耳边响起——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……

惊鸿一瞥 腊梅开

杨文革

一朵黄灿灿的腊梅明媚绽放，一缕幽香伴随腊月的飘飘雪花，沁入心底。

那是怎样的一股芳香呢？清冽的香由远而近，香味穿透了整个身心，情不自禁看一眼漫天飞舞的雪花，缕缕香韵飘云天外。暗香浮动凝脂开，无可比拟的美，美了眼，醉了心。折一枝腊梅放在室内的花瓶里，称之为“岁月清供”。花静静地绽放，努力向上的枝条上花团锦簇，花香散发每一个角落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，一种对生活深深的热爱？

有道是梅花欢喜漫天雪，梅与雪如影随形，有雪有梅化成诗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。雪花满天，腊梅一枝独芬芳，片片香魂皆成诗。腊梅又称蜡梅，盛开在腊月，以蜡黄为主色，花色黄似蜂房，因其蜡质厚而得名。先开花后长叶，百花凋谢，唯有腊梅默默绽放，吐露清雅芳香。黄花像蜜蜡，似琥珀，圣洁而透明，给天地增添了一抹亮色，带来了惊喜与生机，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情趣与暖意。

腊梅一直以来都是顽强不屈、坚韧不拔的象征，几千年来被世人所赞美传颂。“晓风帘自卷，春信占梅先。腊蕊雪中破，清香小院前。”站在一树盛开的腊梅前，嗅一朵花的清香，心旷神怡。

一朵朵花儿探出枝头，点缀着明黄色的花蕊，仿佛在与飘舞的雪花争一场盛大的绽放。凛冽的寒风中飘荡着隐约的香甜，稚嫩的花朵平添几分贵气，沾上洁白雪的花瓣，更加澄澈明艳。雪花如蝴蝶般落入花瓣，浸润花蕊，融化成冰的雪包裹着黄色的花，真的像晶莹剔透的琥珀镶嵌在虬曲枝条上。

“一花香十里，更值满枝开”。风雪之后，阳光照射着满树繁花，是独属寒冬的一场香气盛宴。冬天从来不只是萧条，更像孕育着彩蝶的蚕茧一样，孕育着色彩斑斓、鸟语花香、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品茗听雪

孙光

清晨，我拉开窗帘，映入眼帘的是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和飘洒的雪花。大雪在夜里悄然而至。它不似夜雨啪啪地敲打窗棂，总能将我从睡梦中唤醒。雪落时的声音极细微，仿佛每一片雪花都踮着脚尖，生怕惊扰了冬夜的酣眠。

早饭后，我沏上一杯香茗，坐在温暖的客厅落地窗前，静静地读书。倦了，便抬眼欣赏窗外的景致，让思绪随雪花漫卷飞舞。细品诗韵，不禁想起南北朝诗人江总的诗句：“寂寂青楼大道边，纷纷白雪绮窗前。”此时的我，虽然没有古人的那股离愁别绪，却在浮躁和喧嚣过后，渴望拥有一片白雪的宁静，安放内心的执念和情愫。

记得年少时，持续的大雪下个不停，将我憋闷在家中。母亲告诉我，咱胶东是出了名的“雪窝子”，只要不起风，雪下起来就没个够。雪稍有停歇，我便按捺不住蹿出家门，与伙伴们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直到母亲呼唤的声音响起。回到家，母亲端上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海蛎子鸡蛋汤。海蛎子是她顶着寒风蹲在海边礁石上，一个一个撬开硬壳得来的。我狼吞虎咽地喝着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就不能老实地在屋里听听下雪的声音？”我诧异地问：“下雪还有声音？”母亲说：“有啊，静下心来就能听到！”我赶紧支起耳朵，屏气凝神，竭力捕捉着雪落的动静，却只听到屋外寒风的呼啸声。

思绪被窗外的景象所吸引，雪花洋

洋洒洒已将院落的一切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被子。唯有葡萄架上如墨笔勾勒的粗枝，被雪絮渐渐描细；雪积得厚了，雪团簌簌坠向地面，发出“扑扑”的轻响，惊起细碎的雪雾。院外的玉兰树格外雅致，主干与分枝的交叉处，叠起的雪花宛如新筑的晶莹巢穴；横斜清瘦的枝丫上，也缀满了串串的洁白，恰似一夜绽放的梨花，素雅而清润，正应了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诗境。落雪舞姿轻盈、声韵美妙，令我心旷神怡。

收回目光，视线落在墙角博古架上那件景德镇陶瓷摆件。瓷面绘着一位老渔翁身披蓑衣，头戴笠帽，冒着大雪，独自驾舟在江面上垂钓。图画上方题有柳宗元的名句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细品之下，诗句的意蕴远不只描写寒江垂钓，而是古人独自远离尘俗，于孤寂中静听雪落之声，由此获得内心的自由与安宁。

听雪，在不同的环境下，会有不同的声音和感触。我登上住处不远的藁山，雪中的山林静谧而深沉。平日里吵闹嬉戏的鸟儿，此刻也躲在巢穴里，静静地倾听着落雪的声音。我的脚步轻踏着厚厚落叶上的积雪，发出敦厚绵柔的“扑哧、扑哧”声，好似大地深处传来的窃窃私语。林中的古松与柞树相互依偎、枝柯交错，柞树的叶子虽已褪成褐黄，依然执拗地不肯凋落。雪花落在叶片上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在

寂静的山谷里轻轻回荡，让我恍若置身于仙境，仿佛看到白雪公主牵着七个小矮人的手，从雪雾深处缓缓走来。我登上高处，转身俯瞰着远方，房屋与大地像盖上了纯净洁白的绒毯，氤氲着春的暖意和活力，耳畔依稀响起祖辈“瑞雪兆丰年”的叮咛。

我来到海边踏雪而行，脚下柔软的积雪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轻响，如同轻弹着岁月里温馨的生活乐章。目光掠过海面，远方海平线处，一缕淡雾腾起，似素纱般轻垂。对面的崆峒岛在云雾的萦绕中，时隐时现，恍若海市蜃楼般缥缈空灵。密集的雪花翩然而来，轻轻落在额头，一丝凉意，几滴水珠，带给我一种忘却尘世的美妙感觉。更多的雪花则无声地落入水里，瞬间便化作清澈的精灵，融入大海的怀抱。我不由得心生感慨：雪花虽单纯微小，却每一朵都循着既定轨迹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这多么像我们的人生——不必追逐虚幻的热闹与繁华，只需找准自己的位置，发奋努力、尽情绽放，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幸福。

听雪多了，愈发领悟雪的深意。作家雪小禅说：“听雪，也是听心，听雪的刹那，心中定会开出一朵清幽的莲花。”是的，雪落的声音，触及心底，融化了内心的烦闷与浮躁。听雪，听它的孤傲与单纯，听它的曼妙与空灵，听它的执着与忠诚，可以使人的心灵归于宁静和纯洁，胸怀更加宽阔和坦荡。